

一年四季的上下班高峰时间，陆家嘴地铁站的人流涌动，拥挤异常。我的公司恰巧就在陆家嘴的滨江大道旁。高强度、快节奏的工作已让我疲惫不已，每天高峰时间挤地铁更让我心生厌倦。陆家嘴站一到，地铁里的人流大军纷纷涌向出口。眼前黑压压的一片，倍感压抑，自己也只能无奈地“随波逐流”……

有一天，如此这般地走向陆家嘴地铁站出口，一阵风吹过，空气中传来一股白兰花的清香。我闻香寻找，抬头见一位白白静静的老太太手挽一个花篮，站在地铁站出口的最上方轻轻地喊着：“卖白兰花，白兰花。”她淡定地站在人群中间把持好她站立的位置，慢条斯理却又又有节奏地柔声招呼着，那一刻，我觉得心中被猛然撞击一下。我走到她跟前，说要买朵白兰花，她笑嘻嘻地看着我，让我在花篮中选一朵，然后轻轻地帮我系在我衣服胸前的扣子上。她对我说：“老香哦。”我笑了笑，不好意思地走了。第一次，我觉得乘地铁的感觉真好。

就这样，工作日的每一天，只要天气晴朗，老太太都会在陆家嘴地铁站出口的同一个位置挽着花篮卖花。我呢，每天会花几元钱买她一朵花。这样持续了几个月。突然某天早上，老太太漫不经心地问我：“妹妹，依这周一和周二怎么没来上班？你还没买花啊。”我大为吃惊。是啊，我周一周二休假了，确实没有去上

后再婚，但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深厚的；他们都属龙，年龄相差12岁，在凤凰1938年成为童星时就认识已经名扬影坛的舒适，两人常常配戏，彼此非常熟悉。这对情如兄妹的电影人最终能结为伉俪，自然也是天作之合。正因为有这样的感情，他们紧

紧换快着，陪伴着，送走40个春秋，走进了人生的暮年，尽情享受夕阳的温煦。1995年，舒适因为在电影《中国人》的精彩表演而荣获首届长春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。因为他没去现场，组委会委托我把奖杯和一万元奖金带回上海。我一下飞机就径直去了舒适老师的家，没想到两位老人连雷打不动的午觉都放弃了，早早准备了一些小点心等待我的到来。对这次获奖，老人特别兴奋，舒适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他双手抱着奖杯摩挲着，嘴里念叨着“难得，难得”，不时地大声叫唤“妈妈！妈妈！”向凤凰老师发着指令。凤凰老师忙前忙后，既要招待我，又得为舒适老师递送这份。舒适老师“妈妈——妈妈——”的呼唤，那么随意那么亲切，我一下子感悟到从凤凰老师那里感受到的地位和分量。这真是一对因电影而结缘的难得的伴啊。我环顾四周，斑驳的墙壁，陈旧的摆设，看不到一样值钱的家什，床上撑着蚊帐，没有空调，整个房间热烘烘的，凤凰老师的脸上挂着汗珠，那汗珠流下的是喜不自禁的笑容。

天上人间，爱是相同的。但愿我们所敬爱的人永远幸福，也祈求人世间多一点宽容和尊重。

送走凤凰老师，心里像被无数小虫咬噬着，隐隐作痛。阴晦的天空、湿重的秋风，以及那些打着滚儿在嘤嘤低泣的黄叶儿，都让我感到一阵阵悲凉。

凤凰老师是我敬重的前辈。这位1938年就带着一脸的天真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上银幕的十岁女

后再婚，但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深厚的；他们都属龙，年龄相差12岁，在凤凰1938年成为童星时就认识已经名扬影坛的舒适，两人常常配戏，彼此非常熟悉。这对情如兄妹的电影人最终能结为伉俪，自然也是天作之合。正因为有这样的感情，他们紧

紧换快着，陪伴着，送走40个春秋，走进了人生的暮年，尽情享受夕阳的温煦。1995年，舒适因为在电影《中国人》的精彩表演而荣获首届长春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。因为他没去现场，组委会委托我把奖杯和一万元奖金带回上海。我一下飞机就径直去了舒适老师的家，没想到两位老人连雷打不动的午觉都放弃了，早早准备了一些小点心等待我的到来。对这次获奖，老人特别兴奋，舒适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他双手抱着奖杯摩挲着，嘴里念叨着“难得，难得”，不时地大声叫唤“妈妈！妈妈！”向凤凰老师发着指令。凤凰老师忙前忙后，既要招待我，又得为舒适老师递送这份。舒适老师“妈妈——妈妈——”的呼唤，那么随意那么亲切，我一下子感悟到从凤凰老师那里感受到的地位和分量。这真是一对因电影而结缘的难得的伴啊。我环顾四周，斑驳的墙壁，陈旧的摆设，看不到一样值钱的家什，床上撑着蚊帐，没有空调，整个房间热烘烘的，凤凰老师的脸上挂着汗珠，那汗珠流下的是喜不自禁的笑容。

天上人间，爱是相同的。但愿我们所敬爱的人永远幸福，也祈求人世间多一点宽容和尊重。

班。她竟然记得我！虽然我每天买她的花，但是，从地铁站出来的人那么多，每天我心头一热，就很自然地和她聊起来。老太太姓卜，已经86岁高龄，闲来时喜欢和邻居搓搓麻将，动动手和脑。由于每天醒得早，她索性就去花市批一些白兰花来这里卖。她说：“妹妹，我没有劳保哦，不想靠子女，自家赚点小钞票，又好锻炼身体，开心来。”我被她逗乐啦，心里好喜欢她。我仔细地观察她，只见她打扮得干干净净，头发梳得很整齐。看她的容貌，想来年轻时也是十分地标致。

走的时候，老太太问我的名字，我打趣说：“我们公司现在都叫英文名字，我的英文名字叫XXX。”第二天上班，我又去买花，她抬头看我，欢喜地叫出了我的英文名字，还给了我一朵更贵、更大的白兰花。她慢条斯理地解释：“依是我的常客，所以要给你又好又大的花哦。”嘿，老太太还懂VIP销售技巧啊。我心里开了一朵又一朵花。

每年4月到10月，是卜阿婆卖花的时间。在陆家嘴工作的后3年，我作为“粉丝”也必定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去买一朵她的白兰花。“清香怡人”不仅仅是飘在我胸前的白兰花，更是卜阿婆美好、豁达、勤劳的自然写照。在我眼里，陆家嘴最好的风景线不是东方明珠，不是滨江大道，而是这位慈眉善目、清香怡人的卖花婆婆！

周末被一股浓烈香味撩醒。打开房门，先生在厨房煎锅贴，见我忙招呼：“快去洗脸刷牙，马上好了。”出锅后，先生还特为配了一碗醋。沾着往嘴里送，美味同时，那阵酸味突然把我彻底唤醒，有了停顿。

结婚好几年，平时抽空也会回去看看母亲。我不记得那次星期几，但我记得那是一个很冷的日子，天上飘着雪花，我穿着羽绒衫带着手套，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。骑进日晖小区，老远就见到我妈从小区出来，一件大红的风衣穿在身上，跟周围环境很不般配。那么冷，薄薄的风衣怎么能驱寒保温？内心的自责像一盆水从头浇到底——冰凉。眼泪在我眼眶打转。

母亲胖，有180多斤，肚子大得像10月怀胎都不止，很难买衣服，买了又怕她不穿，所以平时几乎都是直接给钱任她支配。靠近她身边，我问她为啥不穿羽绒衫，她说那件穿不下了，估计自己又胖了。那么也不能这样冻着自己呀！母亲狡辩：“我里面穿着两件绒衫不冷，再说我平时也很少出去，在家不冷的，你放心。”母亲的善意谎言对我来说，反而更加重了我的自责。那酸比醋更深沉，体会在心，道理在情！秋天来了，冬天不远，我发誓，母亲再也不会再在寒冷中度过。

十多年来每到秋季，上海国际艺术节是我们“文艺中老年”的嘉年华。多年来，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友为了购得艺术节的优惠票，经常会一早就去排长队。一位“发烧友”是东方艺术中心的一个多月月中他特别忙碌。也有朋友在微信里做义务广告，转发全市十几个区的公益演出节目单，还强调其中一半是外国艺术家的精品。最闹猛的是我参加的某个音乐沙龙，几位“爱乐哥”经常呼朋唤友，集结去观赏古典音乐……

这晚，我与大学同窗一起在上海大剧院观看了艺术节的开幕式《海上生民乐》。说实话，我以前对民族乐器的欣赏热情不是很high，但是这次我彻底服了。

第一章《风》的首个节目是管乐重奏《汲古》，天幕上出现的是一片混沌荒蛮的宇宙星球和原始山林。突然，一串古朴而悠长的旋律破空而出。看了舞台一侧的文字介绍才知道，这乐器叫骨笛，是用动物骨骼制成的，已有八千年的历史，是世界最早的吹奏乐器。

第二章《雅》中，最夺我眼球的是箏独奏《墨戏》。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在天幕上滚动播出，演奏家“轻拢慢捻抹复挑”，而舞蹈大师黄豆豆则舞动着三四米长的右袖管，如一支巨大的毛笔腾挪翻越，一派写意雅趣。民乐之美、舞蹈之美和中国

书法的线条之美已经融合为一个艺术

我虽是军人，擅长丹青，曾经在日本出版画集。画的左上方写着：“昭和八年秋于庙行镇写之”。这表明此画并非虚构的写意之作，乃是写实之作，所画的是昭和八年（即1933年）秋

的上海庙行镇的苍凉景象。庙行镇，即今日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。该镇位于上海市北郊，离彭浦新村不远。画右侧竖写一行篆字：《申江战焰图》。申江即黄浦江。战焰，战火也。这就是说，此画所描绘的是上海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惨象。

在《申江战焰图》画面左侧，在断墙颓垣之间，露出一翼然之庙。经查证，那是庙行的地标性建筑——泗漕庙。泗漕庙位于宝山之河陂觥浦旁。泗漕庙前后共三进，中间的正殿飞檐翘角。泗漕庙建于元朝至正年间（1341年~1368

年）。从现存的泗漕庙照片可以看出，《申江战焰图》画面左侧所绘翼然之庙，正是泗漕庙的正殿。

1932年1月28日，日军突然袭击上海。2月22日，日军三万人在总司令植田谦吉的指挥下，由吴淞进逼庙行。十九路军坚决抵抗，歼灭日军三千余人，史称“庙行大捷”。战斗空前惨烈，据称，中国军队在激战中牺牲的人数达一个团之多。庙行被打得乾坤破落，黄蒿满地，庙虽然没有倒塌，但也千疮百孔。高桥胜马1933年秋在上海庙行写生，绘制了这幅画。为了便于行军中携带，他把画画在绢上。泗漕庙经战火摧残，30多座菩萨像只剩6座，后经“扫四旧”，夷为平地。如今在古庙废墟上盖起一幢办公

楼，以致年轻人不知这里曾是庙行之庙的所在地。

《申江战焰图》怎么会成为我家的收藏品？日军1942年、1944年第二、第三次攻陷温州（那时叫永嘉）时，高桥胜马为日军指挥官之一。我家当时住在市中心的咸孚大楼，相邻的是永嘉县银行大楼，父亲任咸孚钱庄总经理兼永嘉县银行行长。父亲率全家逃难。日军把两幢大楼打通，作为司令部。高桥胜马在撤离时，那幅画遗留在大楼里，辗转在书画市场出售。颇有文学修养而又喜爱收藏书画的

家父于1946年买下此画。他在画上写了小记：“余在永嘉神州画苑购得绢本横卷一帧，乃日本陆军工兵大佐所写，系摹上海庙行民居市廛炸毁及敌城区所布铁丝网，状极荒凉，萧瑟之极。今倭寇屈降，海宁康平，沪市重光，披览斯图，不胜恍然。”感慨之余，又在画的右上角题写两首七绝：“十载干戈旧战场，春申江浦感荒凉。画图一样经行处，废垒黄蒿瞻夕阳。”“一片降幡出海东，始知黠武总成空。天骄也有黍离恨，应悔当时用火攻。”

“文革”中，父亲收藏的300多幅名人字画荡然无存，唯有此绢画被弟弟卷好带到插队落户的温州郊区得以保存。经与姐姐、弟弟商议，决定把家藏70年的《申江战焰图》捐赠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，让世人看到日本军官笔下的侵沪画面，永记“黠武总成空”。

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把此画高清扫描，在绢上制作一幅同样大小的《申江战焰图》送我作为纪念，如今挂在我家客厅之中。

曾几何时，中国教育开始向西方学习——尊重人权，强调自尊。“学海无涯苦作舟”需要淘汰，学海无涯要“乐”作舟才是时尚，甚至有“快乐比天高”的口号。于是，分数制度开始渐渐淡化，等第制度开始流行，老师不必纠结学生那零几分

的差异，学生也不会为那零几分而受到责怨，家长们也会被这大而化之的评价而稍稍舒缓一口气，让紧张张略微放松。这无疑是一种进步，至少有改革，就会有进步的希望。

等第制是从小学低年龄段开始试行的，现在全面铺开九年义务教育。初中和小学高段开始实行等第制了，那么小学低段就不能只停留在等第制上，改革的步伐要再大一些。为了充分关照入学儿童的学习自信心和自尊心，教师在某练习或作业批改中不可以有“又叉”。那对错怎样判断呢？用“圈圈”代替。可作为教育下一代的老师，却有了许多的不适应。一方面是手上批改的不适应，一方面是心里接受的不适应。试想，如果一个连“又”都不能接受的孩子，长大了遇挫跳楼的几率是不是会多了些呢？

我想，关照孩子的心理，是要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，而不是变得更加脆弱；呵护孩子的成长，是要他们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，勇敢面对挫折，而不是躲躲闪闪，遮遮掩掩，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不可能一帆风顺，我们更需要的是乘风破浪的坚韧与顽强。

现在，我也是一位二年级孩子的家长，所有家长的纠结我都不回避。但因为有幸成为老师，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孩子的成长，那些优秀的孩子一定是会自控的孩子，而那些会自控的孩子一定不会少了自尊和别人的尊重。反之，那些一味强调需要别人尊重的孩子，需要被人呵护的孩子，往往软弱又缺乏自控。而研究证明：自控往往比自尊获得成功的机会更多。

用“圈”代替“叉”，或许是时代的发展和进步，让我们更多地关注人的内心感受和快乐，但我们是不是也忽视了这短暂感受背后的许多忧虑呢？教育是个难题，但在我们改革前进的路上，这样的举措不知道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至少，指望一个“圈圈”就能够解放孩子，抚慰中国家长的累，好像，有那么些掩耳盗铃……

叶永烈

捐画记

叶永烈

高老头 名著插画 张定华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圈与叉

陈静

圈与叉

圈与叉

圈与叉

圈与叉

圈与叉

圈与叉

圈与叉

圈与叉

圈与叉